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一九九二年

冰心作品集



冰心集

1992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92 年

我与古典文学	(2)
《许怀中散文新作选》序	(4)
致许怀中 (1 月 7 日)	(6)
关于文学研究会	(7)
新春寄语	(9)
致萧乾 (1 月 30 日)	(12)
致萧乾 (2 月 8 日)	(13)
牵动了我童心的一文一画	(14)
致陈涛 (3 月 6 日)	(17)
《周恩来与艺术家们》序言	(18)
《关于女人和男人》自序	(19)
归去来兮	(21)
三喜临门	(24)
中国人的严谨的亲属称呼	(26)
致宫玺 (4 月 19 日)	(30)

致萧乾 文洁若 (4月30日)	(31)
《冰心九旬文选》自序	(32)
致宫玺 (5月28日)	(33)
关于岳王坟	(34)
痛悼邓颖超大姐	(37)
为北京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题词	(40)
五行缺火	(41)
清朝两位诗人的诗	(43)
一封回信	(45)
《泰戈尔研究》序	(46)
致尤廉 (10月14日)	(47)
和我们祖国同步	(48)
为《未来作家》题词	(49)
心灵深处的叶圣陶老人	(50)
《绿的歌》自序	(52)
致宫玺 (11月11日)	(53)
请大家都来读	
《失落的小太阳——拐卖儿童纪实》	(54)
致尤廉 (11月17日)	(56)
致黄伟经 (11月19日)	(57)
给同志们拜个早年	(58)
从“一”数到“九十二”	(59)
上“冰心研究会”全体同人书	(61)

1992 年

我与古典文学

我从 5 岁会认字读书起，就非常地喜爱中国古典文学。从《诗经》到以后见的《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古今诗词精选》等，我拿到后就高兴得不能释手。尤其对唐诗和宋词更为钟爱，以后又用元曲作我的大学毕业论文题目。我的初期写作，完全得力于古典文学，如二三十年代的《寄小读者》、《往事》等，内容是抒情多于叙事，句子也多半是文言。我觉得中国古典文学，文字精炼优美，笔花四照，尤其是诗词，有韵律，有声调，读到好的，就会过目不忘。我在谈“诗”时会说过：谈到“诗”，我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因为白话诗无论写得多好，我欣赏后就是背不下来。

中国古典文学中充满了美好的词汇，在翻译外国诗文时，也很得力。我只懂得英文，只要外国作者是用英文写的，我就愿意尝试（我不喜欢重译），如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和几个短

篇小说,因为我曾在 1955 年和 1957 年两次访问过印度,又曾到过泰戈尔故居,对于印度的山水人物,比较了解,翻译时就不感到费力。至于亚刺伯的诗人纪伯伦的《先知》和《沙与沫》,只因他写的都是人类共同的人情物理,没有什么亚刺伯的特色,虽然我没有去过亚刺伯,译来也不困难。

总而言之,在创作和翻译上,精通中国古典文学,都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翻译上,如不娴熟中国文学“词汇”,就不能“得心应手”地做到“信”、“达”、“雅”中的“雅”字的。

1992 年 1 月 3 日欲雪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古典文学知识》1992 年第 3 期。)

《许怀中散文新作选》序

我的故乡福建是祖国南疆沿海而多山的省份，它的山水的雄伟灵秀是描写不尽的。我回到故乡时才十一岁，只在福州城内外看过“三山”和鼓山，看得少又写不出来，辜负了故乡的山山水水。

幸而有位我的乡亲，散文名家许怀中教授，写了一本《香山翠湖集》^①，他的那枝生花的妙笔，把故乡的历史、风俗、人物，尤其是山水，描写得精深细腻，情境交融。不读到他的散文，就无从领会到福建这一片土地壮丽灵秀的一切！我愿海内外的中国人民和能读中文的外国朋友，都来阅读这本好书，从中就能瞻仰并欣赏到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有这一片特别能使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地方！

^① 《香山翠湖集》出版时易名为《许怀中散文新作选》，作家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出版。

冰 心

1992 年 1 月 6 日微雪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福建日报》1992 年 2 月 2 日。）

致 许 怀 中^①

怀中乡亲：

去年病了一场，进了医院（房颤），把您的《香山翠湖集》序写晚了，心中非常不安，兹匆匆写上，不知可用否？顺祝春节合第吉祥！

冰 心

一九九二、一、七。

^① 许怀中，1929年生，福建仙游人。1957年调厦门大学中文系执教，1983年晋升教授，调任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福建省文联主席。主要著作有《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散文集《秋色满山城》等。

关于文学研究会

舒乙来要我给“文学研究会成立七十周年”写篇纪念文章，他说“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如今只有三位了，您是其中之一，应该写一篇回忆的东西”。

说来惭愧，七十年以前，我才 22 岁，是北京燕京大学文科三年级的学生。我之所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是我的燕大同学许地山和瞿世英替我签上名的，事前并没有通知我！文学研究会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会的时候，因为会员中如叶圣陶先生，周作人先生等，都是我的长辈，我实在没有胆子去参加。

在和文学研究会会员的来往中，有许地山和瞿世英以及郑振铎，那都是因为有同学和同乡的关系，而不是以文学研究会会员的身份来接触的。

现在可以回忆到的一段趣事，就是那时周作人先生是燕大国文系的教授，我上了他的课，我的毕业论文《元代的戏曲》也是由他审阅的，但他没有细看，

原样交还给我，说“就这样吧”，于是我就“轻而易举”地交了毕业论文，虽然我交得比同班们都晚。

这时还忆起一桩笑话：为的不好意思让人知道，我开始写作时，就用“冰心”为笔名，周先生只知道我的学名——谢婉莹，他在讲新文学课时还讲授过《繁星》和《超人》，我只是和同班们一起低头听着。

1992 年 1 月 15 日阳光满案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 年第 2 期。）

新春寄语

《科技日报》让我写“新春寄语”，我当时真不敢答应，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于国计民生，科技工作者是当今第一等人材，我这个略懂一点文艺的老人，能向他们讲些什么呢？

昨天照例到医院做一月一次的身体检查，在上午万车如蚁之中，作协的年轻司机，一面紧握着方向盘，注视前方，一面却开起车上的收音机听着京剧，一面在低低地哼唱，我从这里得到了启发。

我想科技学者工作是紧张而严肃的，容不得半点懈怠，但是在他们心里还记得一两首短短的、格律音调都很强很美的诗词，也许在进行科技试验等待结果的同时，嘴里哼这么一两句，“一张一弛”，也许有益于身心健康吧？

以下我选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短的几首作品，以供参考：

秦风·蒹葭（之一）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回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游子吟 孟郊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如梦令 李清照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天净沙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己亥杂诗之一 龚自珍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以上选的都是中国历代很短很美、言志抒情的句子，我知道许多科学家，同时也还做诗填词，这篇东西，就算是“班门弄斧”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科技日报》1992 年 2 月 9 日。）

致 萧 乾

饼干馆长大人：

大函和《文汇报》文章均拜领。您的字太“龙飞凤舞”了，大姐老了，实在看不清，是不是该骂？Shadick^① 九十还结婚，真是老而不死。

即使你不乖，还是愿你
新春百吉！

大 姐

一，卅，一九九二

我又一次“房颤”，急救过来了，在家休息。小妹不让我见客。

（此信最初发表在《上海文史》1992 年第 4 期，文洁若：《冰心，一颗炽热的心。》）

① 谢迪克，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执教的美国教授。

致 萧 乾

乾弟：

来信和附件都收到。我和苏雪林不熟，但她从台湾来信，我必复她。我的书不是我送的。许多年前我觉得她的《棘心》写得不错。如今内容也忘了。书也没有出。她对鲁迅的看法，没有告诉过我。你捐几万元给中央文史馆，极好。……

你真能写，我手里的一切刊物上都有你的文章。怪不得你钱多，分我一点，怎样？

最近又得一次“房颤”，急救过来了。小妹管我极严，“不见客，不写信”，但饼干舅舅除外。亲洁若一口。

大 姐

二，八，一九九二

（此信最初发表在《上海文史》1992年第4期，文洁若：《冰心，一颗炽热的心》。）

牵动了我童心的一文一画

《人民文学》1991 年 12 期有一篇杨健（这位作者我不认识）写的《走向大海》，他主要讲的是烟台港务局局长朱毅的政绩。我却从这篇文章里知道了我童年奔走游戏的烟台港湾的许多历史事实，如烟台山上那座灯塔是建于 1905 年，就是我到烟台生活的同一年，还有我每天向南仰望的那座大山，原来叫做“岱王山”人也称为“山岱王”。我常看见这座大山的左边山岩里有一道墙，不知道那是什么古建筑？文章里说那是“田横兵败之后，曾在此处屯驻”，那可真是一个古迹。

文章里还说“芝罘湾有岸线 14 公里，尚有 3.8 公里的自然岸线可供建筑”，原来本来是静寂的只供我一人奔走游戏的地方，竟是那么宽大，而且要兴起许多建筑了！

青年摄影家徐勇送我一本他的摄影册子，和一

本挂历，在第一页“胡同印象”上的那一辆“洋车”，就引起了我不尽的回忆。我记得八十年前我家也有一辆洋车，是我家“包”来，专门拉我父亲上下班和我上下学的。那辆车很新，车夫名字叫王祥，是个高大雄壮而又可亲的汉子，在我上了四年中学和三年大学之中，他一直拉着我们。

至于“胡同印象”里的景物，更使我心往神移，我们住过的剪子巷的三合院，是再平常不过的了，但我在上学途中所看到的深宅大院，门口的石狮子，门楣的雕塑和门上的春联，更是美不胜收，北京的可爱的“胡同”呵！

“胡同”这个街巷的名称，是中国别的省市所没有的！据说是元朝入主中原，带来的蒙古名称，“胡同”是“井”的意思。“胡同”的名字，雅的有“百花深处”，俗的有什么“狗尾巴”、“羊尾巴”之类，如今都改了。我可总记得“东厂胡同”和后面的“奶子府”即是明末奸险宦官和与他狼狈为奸的皇帝奶妈王氏所居之地。说到这里就忽然想起清初有位充满了亡国之思的孤愤诗人的两句诗，他以“咏紫芍药”为题，写：“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孔夫子说过：“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这诗里的“夺朱”因为明朝的皇帝是姓“朱”的，“异种亦称王”因为牡丹是花王，而芍药是“异种”，居然自己也“称

王”了。我觉得这两句诗不错。话说远了，就此打住。

1992 年 3 月 3 日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散文天地》1992 年第 1 期。）

致 陈 涛

陈涛同学：

示悉，近来身体不好，姑且写一句应命。往事如烟，说来几十年了，感慨系之。

祝好！

冰 心

一九九二、三、六

（发表于《青少年知识集锦》，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2 年 4 月出版。）

《周恩来与艺术家们》序言

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不单是文艺界），无不感到总理对他和她，都是特别地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是中国亘古以来赋予的“爱”最多而且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人物。

1992 年 3 月 15 日

（《周恩来与艺术家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关于女人和男人》 自序

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把我的《关于男人》和《关于女人》合编成一本书，要我写个简介。

《关于女人》是我 1943 年在重庆，用“男士”的笔名写来骗些稿费的，可是里面的人物都是有“模特儿”的。后来巴金拿去在上海开明书店再版时，我在后面又加上几篇悼念几位女朋友的文章。

《关于男人》是 1987 年在北京开始写的，也是这种题材。我现在还不断在写，有男人也有女人。

这两本书记载了几十年来我的人际关系中的悲欢离合，死生流转，我一般不愿意再去翻看，因为每次开卷都有我所敬爱眷恋的每一个人的声音笑貌，栩栩地涌现在我的眼前，使得我心魂悸动！

这次我让我的二女婿陈恕来做这个工作，并让他在我的或别的作家文集中，找出我写的一些人物，都放在这个集子里面，我只写了这本书名《关于女人和男人》。

1992 年 3 月 25 晨急就

(《关于女人和男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4 月出版。)

归 去 来 兮

四十年代的末期，我们还在日本，文藻虽然已经脱离了“驻日代表团”，但手里拿的还是国民党的护照，随时有被调到台湾的危险。正在“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时候，我们在内室里读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面有这么一段：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国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

这“保护”两个字，对我们的鼓励和安全感是极大的。这以后就乘美国耶鲁大学请文藻去任教的机会，辗转曲折地从香港回到了祖国！

如今只录下两段回来后写的文章：

《回忆五四》 1958年4月19日

毛主席说得好：“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我们脱离群众的生活，使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作了一个空头的文学家，但我现在并不难过，只要一息尚存，而且和工农兵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总会感到激动和兴奋。我想，在党的领导下，我还可以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学习他们，改造自己，使我能尽一切的力量，在我自己的岗位上为人民服务。

《纪念老舍先生》 1978年10月

老舍先生逝世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他的朋友们，要学他的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以周总理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诲，鞭策自己，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了祖国到本世纪之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艰巨宏伟的事业，而努力写作下去。

1992 年 3 月 31 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主》1992 年第 5 期。)

三 喜 临 门

今年二月四日，是旧历元旦，又值“立春”，又是我的爱猫咪咪的八岁生日。我的外孙们都来围着我说：“今天是元旦，又是咪咪的八岁大寿，也算‘猫到中年’，应该买块生日蛋糕来庆祝庆祝了。”我不觉笑了，说：“咪咪又不吃蛋糕……”他们又抢着说：“咪咪不吃，别人还可以‘吃’，来庆祝它的大寿呀。”于是不由分说地打开我的钱包，取出不知多少钱，买来了一块不大也不小的五彩缤纷的蛋糕，上面还有“祝你生日快乐”字样。他们把蛋糕捧到咪咪面前，咪咪闻了一下，偏过头去，不感兴趣。他们却立刻拿刀把蛋糕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一面笑唱“祝你生日快乐”，一面把蛋糕用右手拿着，左手托着，一大口一大口地吃了起来，吃得鼻尖上都沾上了奶油！大家都吃得十分高兴，十分快乐。咪咪蹲在桌上，看见大家都那么兴高采烈，它也就高兴地叫了一声，却

不知道这快乐是它给予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随笔》1992 年第 4 期。)

中国人的严谨的亲属称呼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时同学的长辈来了，她就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我的 Aunt，或者说这位是我的 Uncle，我也只客气地和她或他握一握手，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亲属关系。

在中国，这两个字的覆盖面可太广了！Aunt 可能是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舅母，甚至是表伯母……Uncle 呢，也可能是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甚至是表伯父。当我的父母，把他（她）介绍给我们时，我们都得深深地鞠一个躬！

其实，不但是亲戚，父母亲的好友来了，我们也是张伯伯、李伯母、王阿姨地叫得亲热得很！

就拿我们自己的朋友们来说，一般来谈公事或业务的，孩子们都不近前，我们也不给孩子们介绍。但是有几位特别爱孩子也会“招”孩子的爱的，就不同了！比如 40 年代，我们住在重庆歌乐山的时候，老舍就常来我们家玩，他是最能“招”孩子的，只要

“舒伯伯”一进门，孩子们就围上前去，拉着胳膊抱着腿地说笑个不停，有时还把平时自己争着吃的糖果，塞到舒伯伯的嘴里。50年代我们都回到了北京，孩子们也都长大了，不好意思拉胳膊抱腿了，可是只要舒伯伯来了，孩子们总是围着不走，我们要谈正事，也只好把他们撵开。

此外就是沙汀，我们的孩子都是在重庆长大的，说的是一口的四川话，也特别爱听四川话。沙汀来了，说话是他永远改不了的四川口音。孩子们就高兴得像“他乡遇故知”似的，用四川口音亲热地叫“沙伯伯”，让座倒茶，忙个不停，也得由我们把他们撵开。

再就是夏衍夏伯伯了，我们是在50年代中期，同在一个对外访问团里认识的。这时孩子们都长大成人，还做了教师了，他们最佩服，最喜欢夏伯伯。夏衍来了，我的第二代第三代孩子就赶紧去拿烟盘（因为文藻和我都不抽烟，桌上不摆烟盘），他们知道夏伯伯烟瘾大得很，一天不停地抽烟，这时夏衍就从容地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来。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把我的几位朋友称为舅舅，而不是伯伯，也不知为什么。如赵朴初是赵舅舅。朴初的秀劲的书法、铿锵的诗词，都使他们拜服，特别是他和我们的谈话，既亲切又风趣，他们坐在旁边都

舍不得走开。还有就是巴金舅舅，他们爱读他的文章，佩服他的风骨。我同巴金从30年代就认识了，我曾写鲁迅先生赠瞿秋白的一副对联送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就感到这已说尽了一切。他到北京必来看我，《关于女人》也是他带到上海开明书局去付印的。后来因为他也摔了腿，多年不来了，但我们的通信始终是密而不断。

此外就是萧乾了。他的学名叫“萧秉乾”，是我三弟为揖的同学好友，十一二岁时就常来我家。大学毕业后，他当过编辑，又是驻外记者，又是作家，又是翻译家。他游遍四海，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但是他还是毅然地回到了他热爱的祖国。但回来后并不顺利，他当过右派，住过门洞，他却一点也不后悔，如今好了，当上了文学馆长，可以安富尊荣了吧？他却仍是闲不住，几乎在每一本杂志上，我都看到他的文章，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花鸟虫鱼，只要抓到一个题目，他就能写上几万字（要是我，早就晕死了）。这“孩子”的精力太充沛了！

因为他每次给我写信，下面总署“弟秉乾”，孩子们不懂得这“乾”是“乾坤”的“乾”，而读做“乾湿”的“乾（干）”，就亲昵地叫他“饼干舅舅”，他也高兴地“哎”了一声！

说到亲属，中国有一句谚语：“远亲不如近邻”，

我则以为“近邻不如好友”。（现在重楼叠阁的房子太多了，“近邻”都不互相“认识”。）而且我们中国朋友之间，并不像西方人那样，互称为先生或女士，而是“称兄道弟”，“称姐道妹”。我总觉得我们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亲密温暖的大家庭！

1992 年 4 月 11 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随笔》1992 年第 4 期。）

致 宫 玺

宫玺先生：

示悉，《万般皆上品》请用原稿，（我就因他们改稿而不看《人民日报》）。

卓如刚有电话说：一、二、三月的稿子，卓如还要到我家来取杂志，以后一起都给您，她已有信给您了，勿上祝好！

冰 心

四、十九、一九九二

致萧乾 文洁若

饼干夫妇：

信和剪报都收到。你俩都拼命译作，真使我佩服！你的展览^①，我已和舒乙说好，等没人的那一天去。

说来也真快，你这孩子都写作六十年了！我如何不老？

大 姐

四、卅、一九九二

（此信见文洁若的《冰心，一颗炽热的心》，刊《上海文史》1992 年第 4 期。）

^① 1992 年 5 月 5 日——11 日在历史博物馆举办“萧乾文学生涯六十周年”展览。

《冰心九旬文选》自序

舒乙又编了一本《冰心九旬文选》，就是我最近几年随意写的小文了。这些小文写得又自由又散漫；反正是随时想到、看到、听到什么，有想法、有念头就挥笔写了出来，古语说“耄与耄，虽有罪不加刑”，我也豁出去了！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二日微雨之晨

（《冰心九旬文选》香港勤+缘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出版。）

致 宫 玺

宫玺同志：

示悉，《病榻呓语》不改了，我是那么记的，就那么写。原文例是“吾所以有大患者”。

刘基的话是“除暴安良民多爱”，谷字印错了。

我的生日是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阳历是十月五日，没错。

“又闲在”是北京话，没错。勿上祝好！

冰 心

五、廿八、一九九二

关于岳王坟

中国谚语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但名与名又不一样，有“留芳百世”的名，也有“遗臭万年”的名，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就是南宋时期的岳飞和秦桧！

我在杭州西湖灵隐寺畔参拜岳王坟，已是好几十年以前的事了，我看见在岳王坟前有两个白铁铸成的秦桧夫妇跪像。那两个跪像上充满了大人的痰唾和小孩的尿水，还有淋漓的——参拜岳王坟的人们倒在他们头上的脏水，真是污秽不堪，人人掩鼻。后来听说这两个铁像已被冲净，而且用栏杆围起来了，免得污损岳王坟的环境。

这使我忆起古诗人的两句诗：

青山有幸埋忠骨 白铁无辜铸佞臣

由此又想起两句姓秦的诗人的：

人从宋后羞名桧 我到坟前愧姓秦

真是的！就我所知道的中国人名中，就没有叫什么桧的；至于姓秦，那是出生在秦姓的家庭中，没有办法了。

又有两句诗是：

孤愤何关儿女事 踏青争上岳王坟

不知这位诗人是否故作糊涂？少男少女是感情最浓烈，思想最活泼，模仿力和可塑性也最强的年龄，因此他（她）们不作悠闲游玩的踏青，而是一拨一拨地以最炽热的崇拜心情去参拜岳王坟，所以那句诗里的“争上”两字是极有力量的！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六浓阴之晨

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也从来不记卡片，我看的书刊又杂，看过了书，只记得诗，所以这几位诗人的姓名和时代（总是“宋后”的吧？），我都想不起来了。

又 及

(本篇最初发表于《随笔》1992 年第 6 期。)

痛悼邓颖超大姐

7 月 11 日夜我在看电视“新闻联播”，忽然看见在广播员的左边，呈现出一幅邓颖超大姐的相片，我的眼泪立刻涌了出来，邓大姐永远离开我们了！在我的痛哭声中，广播员沉重而缓慢的声音，我一句也没有听到！这一夜我像沉浸在波涛怒翻的酸水海里，不知是如何度过的。第二天一早就立刻让我的外孙陈钢，去取来一篮白玫瑰花，系上一条白绸带，写上我的悼词。他又立刻把这只小小的花篮，一直送到中南海西花厅邓大姐遗像前的桌上，并拍了一张相片回来。

在这以后的日子里，当我独在的时候，就总忍不住呜咽，我要写痛悼邓大姐的文字，但在这种极端激动的心理状况下，我总不能动笔。我也实在写不尽邓大姐对于国家、人民（尤其是妇女）所做出的那许多丰功伟绩，但我的心头涌出了一幅幅永远不能忘怀的邓大姐和我同在的画面，尤其是在 1958 年 4 月，我

的老伴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我们最冤愤、最无告的时候，周总理和邓大姐派了一辆小车来接我到那所朴素简陋的西花厅，我一见到邓大姐，我的一腔冤愤就倾泻了出来，那时邓大姐注视着我的那一双睿智的目光，充满了同情和“理解”。“人之相知，贵相知心”，邓大姐那时充满了“理解”的目光，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

从此邓大姐和我就相识了。我们都喜欢玫瑰花，我的一位癖爱玫瑰的小朋友陈于化，在他工作的北京工大的校园里，开辟了一座玫瑰花园，每年在玫瑰盛开的时候，他就一定请邓大姐和我同去赏花。我从1980年伤腿后就从不出门了。但是有同邓大姐会见的机会我从来不肯错过。我们一边谈笑，一边看花，同时还照了许多人和花的相片。记得在1987年我因为赶写一篇中小学生作文评论的文章，不能赴约，邓大姐到了玫瑰园没有见到我，又听陈于化说我家离京工不远，便带了一束准备送我的西花厅院里自种的芍药花来到了我家。邓大姐的到来，引起了我无限的意外的惊喜，我把那把芍药花供着在我客厅墙上悬挂的总理像前，邓大姐和我又在总理像前照了一张相……

昨天得到了巴金的一封信，他说“邓大姐走了，你难过，我也难过，她是一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

没有遗产，没有亲人，她不拿走什么，真正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她是一个多么不容易做到的榜样。”

他说出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的话！

邓大姐你走吧！在天上，有与你音容间隔了 16 年的周总理在张开两臂欢迎你，在人间有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肤色的要追求学习你的榜样的人民，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跟在你后面努力奔走！

1992 年 7 月 31 日大风雨的黄昏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92 年 8 月 13 日。）

为北京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题词

北京图书馆是我国首都的第一座宝库。八十年来，由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等许多名人学者为它的建立，做了不可泯灭的贡献。在它成立之后八十年中，更不知有多少莘莘学子，在这无涯的学海、壁立的书山中，汲取多少中外文化的精华，做出多少对国家和世界的不朽的贡献！敬祝北京图书馆和我国首都在将来无穷的岁月中，一同发扬光大！

敬贺

北京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大庆！

冰 心

八，五，一九九二

（题词发表于《北京日报》1992年8月24日。）

五行缺火

我出生的那一天，全家都很兴奋，我的姑母把我的生辰八字拿去算命。算命先生除了说许多好话之外，还说我命里“五行缺火”。那时我的父亲在海上服务，我的二伯父谢葆珪先生就给我取了名字，叫“婉瑩”。因为“瑩”上面有两个“火”字。（“婉”字是我家姐妹的排行，我的三个堂姐：大伯父房里的大姐，就叫“婉珠”，二姐叫“婉榕”，四叔父房里的三姐叫“婉聪”。）

这一下子，我的“肝火”就“旺”了！我的脾气急得很，刚会说话就“口吃”，因为一肚子话，恨不得一口气就都说了出来。想做的事情，要立刻就做；想要的东西，要立刻到手。我的母亲十分严厉地对我说：“你这种脾气，就是不能‘处世为人’的！你要发脾气，只能对自己发，决不能对别人发。”因为每逢有我看不过的事情，或想不通的事，只有自己使劲搓着双掌，或握拳捶着自己的头。

再大一点，上了中学，会使用文字了，我才高兴起来。一切不顺眼、不称心的事，我都可以用文字写了出来。我用小说体裁，写了《斯人独憔悴》，《秋雨秋风愁煞人》等短篇。

如今，每当“肝火旺”的时候，我还要写，年轻的编辑们就笑说：“老太太的文章好是好，就是烫手。”烫手？！我有什么好说的？谁让我头上顶着两团“火”呢？

1992. 8. 18

（本篇最初发表于《随笔》1992年第6期。）

清朝两位诗人的诗

清晨醒来，忽然想起几段旧诗。

大概在清朝，有一位身居要职的京官，有一天得到家乡亲人的信，说请他给地方官批示，让他们邻人让给他们几尺墙。他回了一首诗：

千里书来只为墙，让他几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诗写得多么有远见，多么达观！

又有清朝名诗人张船山（我没有读过他的诗，也不知其名——冰心注），得到好几封秀才们的信，说是“来生愿为夫子妾”，他得信后，写了两首七律：

飞来绮语太缠绵，不独青娥爱少年，人尽愿为夫子妾，天教多结再生缘，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多情欲放颠，为告山妻早料理，典衣早蓄买

花钱。

第二首，头一句，我忘了。

□□□□□□□①，一笑残冬四座春，击壁
此时无妒妇，倾城他日尽诗人，只愁隔世红裙
小，未免先生白发新，宋玉年来伤积毁，登墙何
事苦窥臣？

我读来觉得他很潇洒。

1992 年 9 月 14 日清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扬子晚报》1992 年 10 月 5 日。）

① 查《船山诗草》（道光元年刊本），知冰心先生未记起的那句诗为“名流争现女郎身”。——编者注

一封回信

亲爱的成都在校一百位同学：

在《校园文学》第三期上，看到你们给我的那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感到万分的欢喜与荣幸！只因近来身体不太好，未能即复，为歉。

您们向我要“打开文学之门的金钥匙”，我只能附上一篇我写过的文章，请你们看是否有益。

希望你们“专心地学习，痛快地游玩”。勿上祝大家好。

冰 心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五日

（最初发表于《校园文学》1992 年第 4 期。）

《泰戈尔研究》序

华宇清先生把他写的《泰戈尔研究》的目录寄给我，让我为这本集子作序。

我年轻的时候，从译本和英文原文里读到一些泰戈尔的诗歌和小说，他那满含着爱的哲理和纯洁的天真，而且东方意味十分浓厚，使我钦慕。我也翻译了一些他用英文写的诗歌和小说。五十年代，我又一次访问了印度，知道他的诗歌是“家弦户诵”，妇孺皆知！我感到他是以一位王子的身份做到了深入人民的普通而又伟大的人物。可惜的是他在1924年曾到过中国，而那时我正在美国留学，错过了相见的机会。

华宇清先生对于泰戈尔的研究大大地超过了我的知识，他让我作序，我感到荣幸而又惭愧。

1992年9月30日之晨

致 尤 廉

尤廉先生：

你寄来的《风物百记》等四本书^①，已拜领，并已读了，很有意思。近日太忙，不多写了。即祝安好

冰 心

十、十四、一九九二

^① 指“现代散文精品系列”的四本书：《人世百态》、《人生百味》、《生活百趣》、《风物百记》，尤廉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2 年 6 月出版。

和我们祖国同步

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创作，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两年的，更为“百花齐放”！女的、男的、少的、老的作家们，都鼓起气来了，冲出“左”的怪圈，写出自己的爱祖国、爱人民、爱人类、爱和平的真情实感。我祝愿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我们祖国同步，向着繁荣富强的前途迈进！

（本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92年10月15日。）

为《未来作家》题词

“作家”的称呼，是读者赐予的，不是自己“封”的。要做一个未来的作家，一定要等有真情实感的时候，才下手动笔，那样才能得到读者的理解和同情。祝

《未来作家》创刊！

冰 心

十，十五，一九九二

（题词最初发表于《未来作家》1992 年 11 月创刊号。）

心灵深处的叶圣陶老人

在同一年代的教育界、文艺界的前辈中我最敬爱的是叶圣陶先生，他的道德文章，一时无两！

我很小的时候，就十分爱读叶老写的童话，如《地动》、《小蚬的回家》……他的赤子之心，深深地打动了；因此，凡是在杂志报刊上看到有叶圣陶的文章，我一定要索取来读。

我记得我拜识叶老是在解放初期，我从日本归来之后，但是叶老的记性比我好。他说：在四十年代初期，他已到过重庆的嘉庐，向我要过稿子了。

谈起叶老，我觉得与他相对，永远如沐春风！他那谦和慈蔼的言谈、态度和容颜，永远悬挂在我的面前。他的“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之类的发言，永远在我心中震颤。

叶老一生从事教学和编辑工作，他的桃李遍天下，就不能细述了。他在编辑工作发现和奖掖的作家就不知其数。丁玲和巴金曾对我讲过，他们的处女

作，都是在叶老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言下不胜感激。

对于叶老的歌颂是写不完的！那张在他府上海棠花下的我们的照片，现在就供奉在我的书柜上面，和我的父亲的相片依傍在一起。叶老永远活在我心灵的最深处！

1992 年 10 月 17 日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日报》1992 年 11 月 6 日。）

《绿的歌》 自序

我的二女婿陈恕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之约，编了一本我从四十年代以后写的杂文，都是我一时看到或想到的随笔，不好命名，只得从文章的篇名中挑了一个——绿的歌。

1992 年 11 月 3 日

（《绿的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 月出版。）

致 宫 玺

宫玺先生：

得您的祝寿信，十分感谢。“六卷”还未到。那天倒是很热闹。时得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林正让同志来信，说已和你们总编辑江曾培同志说好，他们也要出我的全集，并已得他的同意，不知您知道否？

您一定要保重身体。客人来了，就此打住。祝好！

冰 心

十一、十一、一九九二

请大家来读《失落的小太阳 ——拐卖儿童纪实》

《中国妇女报》的王灵书给我寄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信，附来一本他写的《失落的小太阳——拐卖儿童纪实》（作家出版社）。

我立刻打开书从第一章《看不见的魔爪》看到第十章《为了人类的未来》，原来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也有千千万万拐卖儿童的罪恶事实，看得我惊心动魄、气愤填胸！

这本书已在今年 10 月 21 日的《中国青年报》上被介绍过了，读者不妨找来看看，记者陈原写的很生动，很深刻。

早在 1978 年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大张旗鼓地给人贩子以打击，很有必要。”当时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看了几份有关拐卖妇女的材料之后，也批示：“拐卖妇女的问题，不能不管。经过调查核实，对那些确系拐骗犯，应该依法坚决打击，该抓的抓，该杀的杀，否则刹不住这股风。”（这里说的是拐

卖妇女，当然拐卖儿童也不在外了。——冰心注)

**我愿全国人民都起来打击这些给无数家庭带来
灾难，而且摧残祖国的未来的滔天罪人！**

1992 年 11 月 16 日晨急就

(本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92 年 11 月 27 日。)

致 尤 廉

尤廉先生：

示悉。女作家散文选我的几篇散文^①，我同意。《贾祖璋科普文集》和中国作家作品英译本都拜领（致读者那句话不是我说的）。甚谢。

匆祝

近安

冰 心

十一、十七、一九九二

^① 《中国女作家散文选萃》（现代卷），尤廉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年 6 月出版。此书书名系冰心题签，并选入冰心散文 9 篇：《笑》、《往事》（七）、《寄小读者》（通讯七）、《默庐试笔》（七）、《小桔灯》、《一只木屐》、《童年杂忆》、《说梦》、《病榻呓语》。

致黄伟经^①

伟经先生：

您说的稿酬 5438.82（元），我早已收到，并已凑成一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昨天他们来取了。金钱到底是身外物，留着也是累赘。

我另要的三十本《清澈人生》，也已于昨天拜领，万分感谢！

最近常感到浑身骨疼，总是老人缺铁的缘故。下午要去北京医院看骨科要药了。匆匆祝您保重！

冰 心

十一、十九、一九九二

^① 黄伟经，花城出版社《随笔》主编。

给同志们拜个早年

一九九三年又将来到了。回想起我自己过去的九十二年，在龙旗，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终于在光辉灿烂的五星红旗下度过了四十四年！我深深地知道这美好的日子真是来之不易，同志们一定也有同感。

我给同志们拜个早年！再引用我给《大学生看世界》题的词“改革开放，任重道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愿与同志共勉之。

1992 年 12 月 “大雪” 之晨

（本篇最初发表于《民主》1993 年第 1 期。）

从“一”数到“九十二”

每逢我吃过安眠药之后，仍旧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听从朋友的劝告，让我静静地数“数儿”，从一数起，以后就会慢慢地进入睡乡。这个妙诀，起初还灵，后来就不行了；我往往会把数字和我的年岁联系起来！比如说数到四、五，我就想起那时在上海和祖父在一起的乐事；数到了七、八，就会想起我在烟台海边奔走游戏的快事；数到以后心绪却渐渐地复杂起来了。我走过的生命的道路，往“适意”里说，就像陆放翁的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往不如意里说，就像李清照词里的：“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关病酒，不是悲秋。”

我这辆火车，在生命的铁轨上，一直在长长短短的隧道中间飞驰。刚刚明亮一些，又驰进了长长的黑暗的隧道；已经习惯于黑暗了，忽然又在灿烂的阳光下奔走……

九十二年过去了，炎凉“历尽”了，真是“百年

心事归平淡”！我在另一篇短文里写过：“我这人真是一无所有。从我身上，是无‘权’可‘夺’，无‘官’可‘罢’，无‘级’可‘降’……地地道道地是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抽身便走的人。”

再过半个月，就会“数”到“九十三”了，且看我还能“数”到多少？我同意陶渊明诗人所说的“聊乘化以归尽，夫天命复奚疑。”

1992 年 12 月 16 日阳光满案之晨

（本文发表于《绿叶》1991 年第 1 期。）

上“冰心研究会”全体同人书

“研究”是一个科学的名词。科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客观的，细致的，深入的，容不得半点私情。研究者像一位握着尖利的手术刀的生物学家，对于手底下的待剖的生物，冷静沉着地将健全的部分和残废的部分分割了出来，放在解剖桌上，对学生详细解析，让他们好好学习。

我将以待剖者的身份，静待解剖的结果来改正自己！

冰 心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廿二日阳光满案之晨

（本篇发表于《爱心》第 1 卷第 1 期。）